

国际金融参考译丛

金融一体化 与全球政治

Who Elected the Banker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Louis W. Pauly

〔加拿大〕刘易斯 W. 保利 著

新华出版社

国际金融参考译丛

金融一体化 与全球政治

Who Elected the Banker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Louis W. Pauly

〔加拿大〕刘易斯 W. 保利 著

王徽 华玮玮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一体化与全球政治 / (加拿大) 保利著; 王徽, 华玮玮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9

(国际金融参考译丛)

ISBN 7-5011-5344-2

I. 金… II. ①保…②王…③华… III. 金融 - 经济一体化 - 关系 - 国际政治 - 研究 IV. 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02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3300 号

Who Elected the Banker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 1997 by Cornell Universit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金融一体化与全球政治

[加拿大] 刘易斯 W. 保利 著

王徽 华玮玮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94,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344-2/F·777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新兴的全球经济每时每刻提醒着我们，几乎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了解到一些跨国企业巨人的扩张；国际市场交易员由于不喜欢某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货币市场上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而我们下一代的就业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要在全球市场竞争成功就需要发展多方面的技能。

对于大多数不持有华尔街市场剪息票的人来说，不会为一生中6、7次变化就业领域激动，对搬迁到新加坡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全球化”消息却在人们内心引起不安。我们会想，我们到底能从中获取什么，可能失去什么。

人在各个年龄段身体不适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焦虑不安的一个基本原因与不断加深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家政治的实际运行间的紧张状态密切相关。这种紧张状态甚至对当今的政治秩序最基本的合法性形成挑战。本书将关注这一挑战。

货币市场现在普遍被看成是所有市场中最具全球化的市场之一——也是预兆未来的市场。这虽然有点夸大其辞，但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对于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来说，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已经与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相关联。

最为根本的是，世界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原始政治力量转化为合法权威的方法提出质疑。今天，这种转化是通过相关国家的结构和程序来完成的。然而，随着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真正的全球资本市场很明显威胁到国家自身的合法性。由于不断增强的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的运行所留下的操纵余地极小，人们已感到政府领导人面对面临的紧迫的国内问题束手无策。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威胁更加显然了。本书将针对不断加深的国际金融一体化时期政治合法性所受到的威胁问题加以探讨。为此，书中强调了一些特别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注意力将主要集中在工业大国。

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其实并不是无源之水。事实上，它体现了多年来主权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谨慎决策和政策选择。本书不是为了全面介绍国际货币和金融政治的神秘之处，相反，中心目的是尽量地以非技术性语言来阐述国际金融和国家政治之间广为人知、但却知之不深的国际性机构发展的推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包括7国首脑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

典型代表。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试图以技术的手段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同类组织日常工作的复杂性。我将力求一般性，主要侧重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她已经被遗忘的前身即国际联盟，将研究定位于这类处于政治合法性两难情形下机构的内在合理之处——这种两难已日益明显。研究也将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内容的演变关系到发达工业国家的基本利益，所以本书将侧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内容的演变，更多的分析还将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本书中感兴趣的两难还是内含在主要工业国关系之中，表面上，国际组织对这些利益的影响是短暂的，但是这种表象带有欺骗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贴近真实的国际金融世界，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便更突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机构必须不可避免地运用国家的政治权威，还在于这些机构帮助国家处理不断加深的合法化问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人梦想恢复 1914 年以前存在的国际资本市场。他们勾划了一个理想的政治机构——国际联盟。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等一些疑问与我们现处的这个阶段相似。因为，在现阶段，又有一些人在梦想——或担忧——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到来。

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员们在将国际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一起时，会发现其它值得

感兴趣的原因。我已经尽量简练，不想陷于过细的分析，但有些同行们可能会将这种联系当作对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间相互作用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还有些人把这方面研究与促进国际合作和机构创新过程中专业化的、知识社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没有沉湎于理论和术语，本书强调注意那些常常被“社会学习”争论所掩盖的常识。我的理由是：学习需要老师；最好的老师有可分享的经验；在目前情况与过去没有太大区别时，经验发挥作用；老师的阅历和开明是一笔财富；一个组织机构基础有助于保存过去的经验教训。因此，本书表明对国际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共同研究既不是偶然的，两者也不是不相关的。对于有兴趣这一主题的专业人员，文后列出了一些注释可供进一步地研究。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可以参阅随后附的一些读物。

本书是多项研究工作的结晶，但不只是不同研究领域有关论文的组合。我视之为将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线条编织在一起的精美的绣帷。多米利克·萨尔瓦多、尤金·迪尤利奥、里查德·列维和伊格·华顿在福德海姆和纽约大学把我引进了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基督教会的牧师们在福旦为我打开了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世界，向我传输了市场无论如何自己是不会自行停止的观点。此后不久，在伦敦经济学院，苏珊·斯托格在工作中将我在政治学方面的兴趣引向国际金融市场。几年以后，在康奈尔大学，彼特·凯泽斯坦进一步培养了我的兴趣，并

且指导我更坚定地跨越既定的界限。介于此之间，在学院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有幸进入迅速变化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领域。70年代中期，我在纽约工作了一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纽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呆了五年。80年代中期，在多伦多又工作了近一年。岁月荏苒，时光如梭。

感谢来自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国际事务奖学金和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时离开多伦多大学的一段时间，它们使我有机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进一步发展我的职业生涯。尽管我想继续留在基金组织，但是专业呼唤我回来。如果本书不能够帮助朋友们理解到底为什么我做出了似乎不理性的决定，离开这个通常被称作为“一个真实的世界”的颇有诱惑力的位置，那么本书至少可以让大家对从那时起我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基金组织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我结识了约瑟夫·哥德和杰奎尔斯·玻洛克。本书正是我与他们在不断讨论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像许多学者们一样，他们在硕果累累的职业生涯中，给予人们很多帮助，我欠他们的太多。另外，我要感激马克·艾伦、爱德华·贝恩斯坦、詹姆斯·伯顿、拉夫·伯莱特、罗伯特·布鲁斯、伊恩·克拉克、威廉·戴尔、杰奎斯·得劳西埃、安德鲁·拉特瑞、马格内特·加瑞特·森维内斯、文迪·道布森、佩那德·德拉伯、瓦夫根·杜恰奇克、德亚特·埃克特、里查德·厄

伯、戴维·芬奇、马丁·吉曼、彭·肯特、马休·马西、克里斯托夫·麦克马洪、杰内米·莱丝、约翰·威廉姆森、长富佑一郎、中尾茂夫、大酒保吉夫、西尔维亚·奥斯特里、艾卡德·皮斯克、莱昂·帕拉斯、路易斯·拉斯明斯基、罗伯特·莱蒙德、克劳斯·雷格林、尤根·内特马尔、海因里希·斯奈德、苏卡·萨卡金芭拉、罗伯特·罗素、沃夫·林克、克劳斯·林奇、奥雷·舒伯特、罗伯特·所罗门、苏珊·斯特格、安德列·萨沙、格扎·塔特拉亚、马克斯韦尔·华生、乔治·温格勒、H·约翰内斯·维特文、爱德温·姚。

同样还要感谢国际联盟日内瓦档案馆的尤里苏拉-马丽亚·茹瑟和阿尔弗莱德·圭英迪、英格兰银行的档案专家亨利·吉利。我还得到了加拿大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部门馆员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得到了基金组织的一些加密资料，但我不想用于本书的研究。我还参加了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一些会议，但是，本书并没有倚靠这一特权信息。

如果没有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这一研究领域最好的编辑罗杰·海顿的热情关照，本书恐怕难与读者见面。另外，要感谢对我的初稿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以下一些人员，特别是菲利·赛利、史蒂芬·杰尔、艾立克·海伦娜、伦德尔·海宁、哈罗得·詹姆斯、埃弗特林·德奎特、史蒂夫·纽曼和肯尼斯·罗哥夫。我无比感谢戴维·安德鲁、迈尔斯·科勒、米歇尔·韦伯、特别是本杰明·科恩

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草稿。戴维·麦考文、林达·怀特、米歇尔·克劳迪尔和金-安哥·司特林给我的研究提供了积极有效的帮助。本书的可取之处当然要归功于他们，而不足只能在我自己。我要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研究协会和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系在资金上给予我慷慨的支持。感谢维也纳现代化研究所为我两段较长时间的研究提供的办公条件，同样要感谢布鲁克林研究所。

本书的论文是我多年的教学和写作的内容。何琛·劳伦岑、罗杰·摩根、安德雷斯·辛德勒、詹宁斯·格劳斯·斯汀、里查德·斯塔布和杰夫·安得希尔将我的论文编辑成有关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对书中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这里我要感谢出版商的支持：“国际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前兆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Fore-shadow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金融论文》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第 20 期第 1 册 (1996 年 12 月)，版权 (C) 1996，经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部的允许进行了修改并重新编写；“资本流动，国家主权和政治合法化 (Capital Mobility, State Autonom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国际事务月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第 48 期，第 2 号 (1995)：369 - 88，经《月刊》和纽约城哥伦比亚大学信托人允许修改并重新编写；“多国经济监管的政治基础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Surveillance)”，《国际月刊》第 47 期，第 2 号 (1992)：293 - 327，经过加拿大国际

事务研究所允许引用和重新编写。

当我们朝华盛顿搬家时，我的妻子毫无怨言地带着我们蹒跚学步的孩子，收拾起自己未完的博士论文。这一毅然的决定和本书的写作分不开。尽管此后，卡罗尔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没有妨碍她自己成为著名的教授，而且塔沙和雷德也成了有经验的旅行家。总之，我欠他们太多了。

刘易斯 W·保利
多伦多，加拿大

内容简介

金融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人们又心存忧虑。本书占有大量国际金融组织演变的文献资料，从金融一体化与全球政治的矛盾关系中探讨国际金融组织在历史上以及在未来的成败路径。作者指出，在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家，当他们的国家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相左时，人民正常的生活就受到极大干扰，政府的权威性也受到考验，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迅速变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与主权国家政治秩序间相互脱节造成的。

本书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梦想，但全球化的“串连线”，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已逐渐呈现，且大多数国家都不可回避。



作者简介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开放：太平洋经济圈的银行管理》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全球化市场和国家政治	(1)
第二章 国际资本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21)
第三章 国际联盟和多边监管的基础	(48)
第四章 国际联盟经济监管演变	(68)
第五章 全球化理想和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6)
第六章 多边经济监督的重新兴起	(106)
第七章 全球市场的政治基础	(148)
译后记	(165)

第一章 全球化市场和 国家政治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这场变化的特征和意义，无论在学院里还是在市场上，都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人们已经真实地感受到变化，并且用“全球化”来表达这种感受。

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我们感受变化最多的地方。如果非要举例来说明变化的意义，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更加一体化的金融市场，通过这一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金融市场魔术般地为一些国家带来自由和无疆界性的感受，而给大多数国家带来的则是没完没了的麻烦。

一位资金交易员在亚洲搞垮了远在英国的一家老牌贵族商人银行。一间在卢森堡注册的银行经营破产严重打击了远在他国的一家公司，公司的管理人员只略知他们与这间银行有关联。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领导人在高峰会议上一直强调遵守全球市场发展规律。各国的新任财长们上任之初总要去纽约进行显然是义务性的访问。

政府则对自己国家无家可归的人说，背着债的政府不能够帮助他们。

现在，许多人害怕“全球化”金融，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这种担忧产生于政治合法化的两难，而两难是随着跨国国家政治疆界真正的市场一体化步伐不断加深的。对两难的分析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市场和政治的冲突逻辑

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国际性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所以很多观察家把我们这个时代描述成世界经济历史的一个时代。实际上，1914 年以前，很高水平的资本流动性已经形成了全球秩序，但是，20 世纪多数年代的战争和萧条实际上毁掉了这一秩序。现阶段不断加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正是局部恢复 20 世纪初期秩序的一种尝试。

相比较 20 世纪中期灾难性的几十年，或与刚刚结束的冷战时期相比，不断扩大的国际性资本流动的新天地有其明显的吸引力。但是，一些新兴的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一些自称民主社会的国家，正显露出一种不安的感觉。这是一种理由十分充分的忧虑：市场的演化意味着，在根本意义上，我们正逐渐丧失对影响我们自身的物质前景和我们后代前途的基本决策力量的控制。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最直接地

面对这种困难。如果将经济稳定和政治独立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些谈判代表们在保持对资本控制的能力问题上绝不会犹豫。

半个世纪后，国家仍然能够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影响资本流动，但是，以一定的政治代价真正控制资本流动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地下降了。一些国家内依然存在的资本控制，已特别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质，或者更普遍地被看作严重的经济和政治虚弱的标志。国际金融一体化是日常的工作内容，特别在发达工业国家。虽然，国内的资本流动性仍然大于国与国之间，但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出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工业国竭力推进全球化，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也要面对比他们的谈判代表在 1944 年曾设想到的两难更大的现实情形。

以加拿大为例，人们逐渐意识到不断加深的北美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影 响。但即使通过在储蓄和投资方面的决策推动这一进程，他们同时也在不断地就决策是否一定要与美国完全一体化检讨自己。经济学家提醒他们，加拿大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加拿大必须自愿承担代价，政治介入后就不再是简单的问题了。

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由于以往区别明显的国家经济间的联系加强，欧洲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到 90 年代末，货币联盟政治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来社会建设伟大试验讨论的基本内容。在广泛和多层次欧洲货币联盟的反对声中，德国前总理科尔警告称货币联盟的失